

离婚为了谁

全新力作
2005年
青汶

人前扮夫妻，一副海枯石烂相，
但现实生活却未必如此，所以就显得是非离合太多

LI HUN WEI LE SHEI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青汶著

离 婚 为了谁

LiHun WeiLeShui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婚为了谁/青汶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1

ISBN 7-5043-4444-3

I.离… II.青…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7056号

离婚为了谁

作 者	青 汶
责任编辑	李亚明
封面设计	杨毅然 李 潇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真武庙二条9号(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4444-3/Z·579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三言两语(序)

青汶是我的好友，他是位博学多长的作家，戏剧、曲艺、小说、散文他无不涉猎。且哪种文体的作品，都曾在国家、省地一些报刊杂志上获过大奖。他的散文《鞭震长空》还被选进了中学生语文课本。全国艺术节、东三省唯一一个选取的二人传作品《高老庄》也出于他的手笔，说他是位不可多得的才子，绝不为过。

1994年，他下海以来，一直埋头于长篇小说和长篇传记文学的创作。他先后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五部长篇传记文学，其中《丑巷》、《裸野》、《山魈》、《花都》、《蝴蝶泪》等，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发行量曾居榜首，被誉为全国畅销书作家之一。

他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龙马生涯》获中国文联颁发的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奖，是第一部上了中国文化网的长篇巨著。受奖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笔者有幸被邀，参加了那次盛会。

自此之后短短几年来，他文思潮涌，手不停挥，长篇小说、长篇传记文学、电视剧、接连不断，最近又别出心裁地出了一本书法。他自创一体、自成一家的错位隶书，令我暗暗称奇并百思不得其解。是呀！那像连鸡蛋似地一部作品接着一部作品，就已经够他忙的了。那一手怪字又什么时候练出来的呢？

去年，我们见过一面。那时候，他正做一家杂志社的主编，还曾向我约过稿。听他说，搞杂志之余，他还为一家影视公司写电视剧。事隔一年，突然又拿了一部长篇小说来到我家，约我为该书写序。

我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看了他这部《离婚为了谁》。其故事、情节、语言都非常生动。尤其语言，真可谓，沈博绝丽、活

色生春、洋洋洒洒、一泄千里……让你拿起来就放不下，像一杯酣醇的美酒，非得一口气把它喝完了，才过瘾。

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各具特色、栩栩如生。读罢掩卷，其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萦绕耳畔。书中让人捧腹、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场面屡见不鲜，相信您捧此书会爱不释手，一气呵成。遇上感情脆弱者，她一定会流着泪从头看到尾，看完后还会说：真的好生动，好生动啊！

小说脱稿后，已有几家影视单位看好，作者已与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谈定，据说主创人员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我深信这部根据其长篇小说《离婚为了谁》改编成的电视剧，一定比原小说还要生动感人，就社会影响而言，决不会次于《中国式离婚》。让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篇幅有限，我只能三言两语，在此希望青汶兄在保重身体的同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人民文学》主编 程树榛

2005年1月

目 录

三言两语	程树榛
第一章	1
第二章	60
第三章	85
第四章	118
第五章	211
第六章	227
第七章	260
尾 声	268

第一章

湘妮结束了为期十天的美国之行，怀着成功者的喜悦，告别了那家横跨欧亚两大州的兄弟公司，登上了经香港转飞厦门的中国民航班机。

飞机是在夜幕垂临，华灯初上的时候飞离纽约的，而在厦门降落的时候，人们已经从甜蜜的梦乡里走出来了。虽然两地之间的飞行时间，不过几个小时，可你要知道，这是从西半球飞到东半球啊！

她刚刚跨进自家门坎儿，放下背包，还没来得及洗去旅途的风尘，母亲就喋喋不休地当她讲起了她走后冯峰到家拜访的经过。

这个话题对湘妮来说，虽则是昨天的热门儿，但，时至今日，他在她的记忆中并没有变冷，时不时地还在灼痛着她。此刻，她心灵上已经结了痂的创伤，经母亲的触动之后，又在往外渗血了。她拉着母亲，急不可待地追问：

“妈，他，他是什么时候到厦门的？”

“你走的第二天。”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是来厦门出差，顺便到家来看看你。”

“还说了些什么？”

“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婚姻情况，他都问到了，看得出，他对你非常关心，不过……”

“不过怎么？”

“当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之后，作为你的朋友，他似乎

并没有感到十分欣慰，尤其当我谈到有三个男孩追你的时候，在他那张脸上明显地写着两个字。

“哪两个字？”

“失落！”

“妈妈你……”

湘妮猛地甩开了妈妈的手：“你怎么当第一次登门拜访的客人什么都说呢？”

“可人家问到那儿了，我能不说吗？”

“那……那也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你说什么，我胡说八道？我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客人的，难道你希望我背离事实，真的去胡说八道？”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执了。”

“你……你这孩子，怎么同翻脸猴子似的，值……值得吗？”

湘妮没有接妈妈的话茬儿，拎起背包，拨开遮面的秀发，径直奔向她那一半放床铺一半放书刊杂志的“一国两制”的小小卧室。

母亲像鸡婆寻觅离群的鸡雏似的，尾随而来：“妮妮，洗澡水我已经给你调好了，你快去冲洗一下，我这就去给你准备早点。”

湘妮不耐烦的说：“我太累了，不想洗，也不想吃，就是想睡。”说完一回手，嘭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这孩子今儿个太邪性了，是这次出去事儿办的不顺，还是……”

母亲想推开女儿的门，进一步追问，手伸出去，停了几秒钟又缩回来了。

“嗯，看她现在的情绪，不问也罢，等她睡醒之后再说吧。”

母亲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换去拖鞋，拎起菜篮，似乎怕惊醒她的宝贝女儿似的，微步潜行、悄无声息地出了房门，到市场采购去了。

湘妮真的累了，想睡觉吗？不，她是想借此摆脱妈妈的纠缠和烦扰。一个人静下来，在她那八米见方的斗室里，像狗儿舔自己受伤的爪子那样，舔着自己心灵上被碰裂后流着鲜血的伤口。

冯峰是第一个走进她处女地里的耕耘者，她由衷地感谢至高无尚的造物主，是他把他最得意的作品摆在了她的面前。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出类拔萃的才华，高大完美的体魄，没有一处玩乎职守的地方，可以说一笔不苟。

从他们彼此牵上手那天开始，她就下决心要与他结伴同行。尽管他们的行为属不检点之举，且与道德情操格格不入，又是自古以来就被世人所诋拆的伤风败俗的现象。但，她与他，尤其是她，根本就没有考虑，也没有来得及去考虑那些，发展到最后，他们终于像亚当夏娃那样偷食了禁果。当一个新的生命信息从她体内传出来的时候，她并没为此感到震惊，对那不负责任的播种者，也没有一丝抱怨，反之她顺理成章地把他当成了爱情的结晶，两性相吸的必然产物。因为她知道，他不是那种道德沦丧的人，认真地说，是她的推波助澜，才促使他感情的潮水，冲破了理智的大堤泛滥成灾的。

如果追究责任，她会当仁不让地站在他的前面。

她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在他为她营建的小巢里主动向他投怀的时候，他那强健的胸肌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雄性的胸音，响鼓重槌一般震动。细密的、冰冷的汗珠，在他那胸毛厚重的胸沟里凝聚，最后终于汇成了细细的潜流，线蛇一样，顺着胸毛的缝隙，慢慢爬出，缓缓下行。

她为了稳定他的紧张情绪，把自己扮作一只宠物，或猫或狗，用可人的姿态，温顺地贴服在他的胸前，并用她那比笋尖还嫩的手指，轻轻地，似有意，似无意的，搔着他，先是脸颊，然后是前胸。他情不自禁的弯下身子，接住了她送上来的像花瓣儿一样美丽的香唇……他一边深吻着她，一边抚摸着她那一头长而直、黑而亮、细而密，柔而顺的秀发……最后他以欧赛罗举抱苔丝德梦娜的姿式，把她抱了起来。

他平托着她慢步踱向床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了刚刚刷过的，还有些许油脂味的木板床上。在床头灯昏黄的，梦一样的光影里，她那优美的曲线，亮丽的胴体，太精彩了。精彩得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像一樽洁白无瑕的牙雕、玉塑。他被造物主这一完美得不能再完美的憾世之作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不算少，他恨自己只顾全身心投入到电脑上，忽略和放过了一个个审美机会，此刻才知道，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四肢健全的维那斯就在身边。

他怕弄脏和柔皱了眼前这幅图画，他立在她的身边，一时不知道下一个步奏应该怎么进行；是她主动舒开双臂，环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入她那柔韧的、温馨的，有着花草香味的怀抱里。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胸贴着胸、腰挨着腰，像老树青藤一样，盘缠着。

冯峰渐渐感觉到了湘妮肉体的温热，与此同时，萦绕在头脑中的家庭、妻子、工作等等，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冯峰一点点融化，陶醉于湘妮的温馨之中，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正在被无边无际的空间慢慢吸进去了。

这既可以说是孤独感，也可以说是堕落感吧！

做这样的事不会有好结果，这样下去，会被同志们唾弃，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的。他这么想着，在心里叨念着，却依然迷恋那坠落下去的感觉，全身心地沉醉于这一坠落的舒适之中了。

危险……

这个词在冯峰的脑海里，像白驹过隙一般一闪而过。两个人再度朝着放纵情欲的，快乐的花园坠落下去。直到林小晴一家人无意中闯进他们赤裸裸的梦境，他们才惊慌失措地逃出了梦乡的大门。

她万万没有想到，被她不道德行为所伤害的，竟是在她前后无援，左右无助，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逆境中，慷慨的向她伸出双手，为她排忧解难，医治好她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给了她重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的，不是亲姐热妹，胜似亲

姐热妹的好朋友。

面对曾经有恩于她，并一直善待她的身家老少，尤其那位为了丈夫十年如一日做着无私奉献的贤妻良母林小晴，她愧悔万分，无地自容。

在她与冯峰爱得浑天黑地死去活来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谈起，她也没有问过有关他妻子的一些事情，她认为只要有他的爱就够了，何必谈及那些影响气氛的，让人听之倒胃口的话题呢？

今天看来，她忽略她的存在是错误的，林小晴不是等闲之辈，由她一手组阁的那个三位一体的家庭，是容不得第三者插足，也是无论如何也插不进去的。

她不能不承认，他们一家的组合是完美的，完美得像一幅画，如果说画面上出现了一些褶皱，那也决非是硬伤，是一些不伤大雅的小褶皱。只要他们有时间，有心情，稍加修饰，马上就会使画面恢复原状。

作为她——一位极不光彩的第三者，她不能，也不应该，像小丑一样，强行挤进人家一家人那完美的画面。她的出现不是画龙点睛，是画蛇添足，那是一种不道德的，侵略者的行为。目前，为了平息上述的一切，保持西线无战事，首先，她应该停止进攻，转过身去，大踏步撤退，也就是说，她应该和冯峰来个汉高祖斩白蛇——一刀两断。

话是这么说，做起来确是很难的。首先，他们不是社会上那些你买我卖，一夜情缘的青年男女，他们是真心相爱的，爱得很深很深，已经形成了一个永不分隔的整体了。立刻让她浅尝辄止，做一个超然物外的人士，对她来说，可能要像撕心裂肺一样的疼痛，那是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不过，她几经权衡之后，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她强制自己做出了忍痛割爱之举。

她背着冯峰，偷偷辞去了她公司的职务，同时做好了离开前的一切准备。当冯峰发现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

冯峰令她交出去厦门的108次火车票；她不交，冯峰苦口

婆心劝她留在北京；她摇头。看她义无反顾的态度，实在让他这个电脑专家一筹莫展，他只有眼睁睁看着她走了。

当他怀着切腹之痛，赶到火车站去送别的时候，由于塞车，他晚了一步，火车已经鸣着长笛，开始启动了。

她是置于铁路人员警告而不顾，从车窗内露出半个身子与冯峰挥手做别的，他跟着她跑出了老远老远，几乎到了站台的尽头，要不是火车提速，他也许会一直跑下去……

他被孤伶伶地抛在了她身后的站台上，看着他怆然泪下的样子，她的心碎了，她真想从车窗跳出去，再度投进他的怀抱，可是……

火车越来越快，身后的站台越来越远，站台上那孤单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离开了她的视野。与此同时，她陡升一种感觉，她感觉她像是他手中放飞的风筝，他在不停的放线，放啊，放啊！终于到了尽头，现在她成了断线的风筝了。也许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接不上这条线了。不过，线虽断了，他们相互的思念不会断，会不会像古诗中所说的“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的结局呢？

提速后的108次特快列车，以平均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向着终点站厦门日夜狂奔。湘妮浑身打颤地躺在最上层那张像摇篮一样的硬席卧铺上，一动不动，眼睛一眨没眨，吓得睡意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在想什么？我想，不需我在此浪费笔墨，聪明的读者都会猜得到。

她是最后一个背包罗伞走出检票口的。一进家门，把她的父母吓了一跳，他们一边忙着接过她肩上的包、手中的箱，一边关切的问：“悦悦，怎么了，你怎么瘦得像换了个人似的？”

“是呀！脸色这么难看，病了？”

“没有，火车提速后颠得太厉害，我有些晕车。”

母亲埋怨道：“你嘴就是懒，临上车怎么不来电话通知我们一声，我和你爸说好要去接站，结果……”

“走得太急，没有时间。”

“你没时间可以委托你的同事们代劳一下嘛，拨个电话费

什么劲，手指一动的事儿。”

“又没有什么东西，兴师动众的干什么？我这不平安无事地到家了吗？”

母亲还要说什么，被老伴儿制止了：“你少说两句吧，孩子一路晕车没有休息好。你快去调好水，让悦悦洗一洗，早早休息吧！”

“哎哎！”一辈子对爸爸言听计从的妈妈爽快地答应着，一阵风似的奔卫生间去了。

二十多平方米的会客厅里，只剩下了父女两个人。这是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是的，湘妮的父母都是做教育工作的，母亲退下来了，父亲仍在市内一所高校任职。老先生不仅注重治教，也很注重治家，对一双儿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但，他坚持恩威并举，且前者多于后者。他的观点是，循循善诱也可以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所以，从湘妮懂事那天开始，她就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她尊敬爸爸热爱爸爸，爸爸在她的心目中既是家长，又是师长，她在爸爸眼前，既是孩子，又是学生。每当她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遇到破解不开的难题时，她总忘不了向爸爸请教。爸爸那点石成金的语言，经常是一语即中要害，使迷茫中的她顿开茅塞。

此刻，她又遇到难题了，而且是个超出一般的难题。她想把她与冯峰的事情和盘托出，让聪明的父亲指点迷津。但，话到嘴边儿她又把它咽回去了，她担心一向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父亲，无法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她的作风、她的性格、她的聪明度、她的言谈举止、甚至她的形像，都酷似父亲，可以说是父亲的翻版。也就是说，父亲的遗传基因，在其女儿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她很得父亲的宠爱，父亲像相信自己一样的相信她。如今，她所犯下的错误，是与父亲所尊重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他最相信的女儿，干出他最不相信的事儿来，对他可能会是晴天霹雳。那种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特别是对一个害过心脏病的人，尤为如此。她已经失去了一个爱她的人了，不能再失去一个，就为

此，她欲言又止。

对于她这种反常现象，聪明的父亲早已看在眼里，老先生是过来的人了，早在冯峰来家拜访，他就对女儿在信中一再提到的、有恩于她的，年轻的电脑专家留上心了。

尽管他们不过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尽管对方是那样言审语慎，行为检点，可一笔一笔写得非常清楚。尤其当他借去卫生间之机，推开他女儿房间的门，看到他女儿照片时的那一笔，等于是画龙点睛。它明确地告诉他，年轻的电脑专家，已经把他的女儿变成软件儿，收入心中的网络里了。

所以当女儿欲言又止的时候，他已经心知肚明了，不过是怕女儿难堪，他没有深究罢了。

看女儿像大病初愈的样子。他深知，她在为情所感的那段日子里，已经近于不能自拔的地步了。她是以超出一般人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毅力战胜自我的，一个在爱河里呛了水的人，仍然理智清醒，并且能奋力爬上岸的，就该说是英雄，而他的女儿就是这个人。

湘妮回到了厦门快一个星期了。这些天来，她一直把自己深锁在她那八米见方的斗室里，闭门思过。她用看电视、看报纸、听音乐、用吉普塞扑克算卦等种种手段，妄图把她对冯峰斩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思念排挤出去。可是，她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不奏效，那带血的思念像无形绳索一样，牢牢拴着思念和被思念者的心。为了怕她的情绪感染她的父母，她当面把痛苦藏在心里，躲进斗室对隅而泣……

后来经父亲再三点拨之后，她终于破解开了。她爱冯峰，她爱小晴，更爱小晴的一家。为了他们能摆脱痛苦，作为爱他们的人，她这样做，应该说是明智，对双方都是一个解脱。如果她继续消沉下去，以至最后毁了自己，冯峰知道也会痛心的。她既然爱他，就不能害他，走到一起是爱，走不到一起也是爱。两下里，相互间，还是多一些谅解为好。

湘妮又像在北京毕业后待分配那段时间那样，为寻找工

作、奔忙起来了。厦门虽然也算是个大城市，但并不在全国十大城市之例，比起全国十大城市之一的北京来更是小巫大巫之别。加之她所掌握的学科又不沾偏热两门儿，想找一个适合于她的，或她适合于人家的工作，实在太难。尽管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都在帮忙，可，半个月过去了，仍然渺无头绪……百无聊赖，她翻阅报纸，不意中发现一则招聘启示，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想为他害了小儿麻痹症的小儿子找一个保姆兼家庭教师，说薪金优厚，有愿应聘者，先通电话，然后约时间面谈……

湘妮把那则招聘启示剪了下来，贴在自己电话本儿的扉页上，她之所以有去应聘的意思，并非被薪金优厚所惑，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害了小儿麻痹症，又急待学到知识的，可怜的孩子。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去教一个从一字学起的低幼儿童，谁听了都得说梁柁改筷子——大材小用，但，她不这么看，她认为，只要她所做的，对社会有益，至于工作内容，她很少考虑。

况且她本身所要从事的，不管怎么样，是为人师表的工作，那是一种高尚的职业；爸爸妈妈不都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吗？低幼儿童又怎么样？哪个人的教育不是从低幼开始的？

她的观点，爸爸第一个赞成，妈妈呢？妈妈是爸爸的应声虫，只要爸爸表态，她一向是夫唱妇随。至于弟弟，他远在国外，鞭长莫及。爸爸妈妈，加上她本人，三个人的意见一致，就等于是全票通过了

二

决定应聘之后，她按着招聘启事上标明的联系电话，很快和那位雇主联系上了。对方约她星期一早晨九点钟准时在对方所在的宏远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会面。也就是说从打电话那天开始到会面，中间还有三天时间。她要利用这三天时间，好好准备一下。首先是进一步调整一下心态，接下来是仪

表；心态问题不大，仪表倒是应该注意一下。现在看，头发需要焗油吹拉，脸需要做做面膜，眉吗？可以不纹，因为它本来就很美，又弯又细又黑，跟纹过一样。至于脸上其它的零件儿，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的，它们均属造物主的呕心沥血之作，哪一笔都是精彩绝伦的。

除掉以上要做的而外，首要的问题是洗衣服。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月了，由于心情不佳，她没有洗过一次衣服，检查起来，干净的没几件儿，要洗的却一大堆。她再怎么样，也得把它们通洗一遍，然后从中选出色彩、款式她最喜欢，同时又能和会面时的气氛相吻合的衣服。

宏远房地产开发公司，属私人企业，是中美双方合资兴办的。董事长名叫关德天，是旅美华侨商人中小有名气的人物；总经理，也就是中方代表，名叫郝基玉，别看年龄只有三十九岁，经历可不算少，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小学教员，出任过乡办中学的教务主任。改革开放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他辞去了乡办中学校长的职务，下海经商，如今是省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且在企业家的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说起他下海经商，还真富有传奇色彩，就像他名字的谐音郝基玉（好机遇）一样，他确实是遇上了好的机遇。那是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第二年，正是外商来中国投资经商风起云涌的年代。

美籍商业娇子关德天，回到他的老家厦门，打算替乡亲们造福，出资兴办福利事业。当时郝基玉所在乡办中学，就是他投资兴办的重点项目之一。做为一校之长，少不了要同他接触。谈话中，关德天发现他很有商业头脑，愿拿出六千万人民币，交给他，让他辞去校长的职务，投身房地产。他经过权衡之后，听信了他的话，于是不久，在厦门市远郊，一个依山傍海、风光旖旎的地方，便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片星级的花园别墅。高瞰远眺，那几十栋花朵般的欧式建筑，经媒体宣传之后，很快销售一空。这样一来，郝基玉自然要同他的花园别墅一样出名。对，是出了名，而且不是出了小名，是出了大名。

继临海花园别墅之后，他一改固辙，别出心裁，不，应该说标新立异地修建了一处低标准，符合大众口味的住宅楼，叫红棉新区，一共三十栋楼，总建筑面积为一百二十万六千平方米。那一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刚刚建起一半儿，还没待媒体炒作，就已经全部销售完了。这一步，郝基玉又走对了，他的名气也就更大了。在厦门市，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

最近他正在同有关部门商榷，准备把近海中的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荒岛利用起来。他计划在岛上建几栋封闭式的现代化豪宅，名字是一个诗人起的，叫海市蜃楼。其销售对象，主要是针对来国内投资的海外侨胞。可行性报告递上之后，正在等待有关部门批复的时候，他的后院起火了。他那貌美如花的太太，扔下了他为她精心营建的豪华住宅和一个刚刚五周岁、害了小儿麻痹症的孩子，带着她仅有的二十万存款（那是他给她的零用钱），同她一个所谓画家的情夫私奔了。理由只有一个：她需要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氛围……

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对他打击很大，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可能有人会说：大丈夫何患无妻，像他郝基玉那样优越条件，不用说找普通人，给哪位著名影星、歌星送上一封求爱信，她都得考虑考虑。

可，郝基玉是个爱情专一的人，尽管他跻身于千万富翁的行列，但，他的本质没变。他从来没有凭自己的优越条件，像有些款爷那样到处播种爱情。他这一生，只专心专意爱他的太太，爱得发疯，爱得让所有女性看了都要妒嫉……

要知道，在他已经腰缠万贯的时候，他的太太还是一家餐厅的小小服务员。一次朋友请客，他喝醉了酒，想上厕所，两条腿不听使唤，当时就是那个美得像仙女似的小女服务员搀扶的他。

那阵他刚刚三十岁，虽然先后谈了几次恋爱，但都没有成功。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恋爱方面的智商很低。此次，不知是因为酒后胆子大了是怎么，他走在没人的地方，一下子把那个小服务员抱住了，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他直截了当地说：